



俊美亮丽的纹饰，深邃奥妙的文化内涵，优雅端庄的书法铭文，荡人心魄的传奇故事，所有这些尽现于这小小的铜镜之中，令人拍案叫绝、叹为观止……

王趁意
著

中原藏镜聚英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原藏镜聚英

王趁意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原藏镜聚英 / 王趁意著. —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348-3468-4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古镜—铜器 (考古) —
研究—河南省 IV. ①K875.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07108号

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单位: 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郑州新海岸电脑彩色制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16 印 张: 17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18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2006年10月，笔者有幸参与国家重点出版工程《中原文化大典》的编纂工作，担任《铜镜》卷的主编，主持了河南民间藏镜的资料搜集工作。在河南省铜镜收藏大家张铁山先生、李怀通先生及省内外镜友的鼎力支持下，资料搜集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后来由于诸多原因，铜镜相关的内容在《中原文化大典》中未能单独成卷，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大的憾事。《中原文化大典》出版单位的同志对我们已汇集的铜镜资料非常重视，决定在这批资料的基础上，出版一本能全面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河南民间铜镜收藏成果的书，一则为了弘扬河南铜镜文化，二来也以此对大力支持这一工作的郝本性先生、陈佩芬女士、张懋镕先生和省内外镜友表达诚挚的谢意，这就是摆在您面前的《中原藏镜聚英》。

有以下几点需要特别说明：

1.本书使用铜镜资料的范围：①以河南省铜镜收藏家的藏品为主。②少量极有特色并能说清楚是出土于河南、带有明显的中原文化特征的外省市铜镜收藏家的藏品。③在外地工作的河南籍的铜镜收藏家的藏品，但数量上有限制。④与学术论述有关联，已征集或已发表的河南各地文管会或馆藏铜镜的部分资料。

2.考虑到民间铜镜藏品在持有环节上的一些特点，我们只能对所采用的铜镜资料统一以“图片资料提供者”来标注。

3.图片说明：研究篇中的图片均称作“附图”，实物篇中的150面镜子均称作“图版”。

4.本书在论证展示的过程中，共涉及近200面铜镜资料和图版，来自于各种渠道。若有读者对本书所用资料的版权有异议，可及时来信、来电（13608694616）联系，以便及时妥善解决。

5.本书书名由张维贤先生题写，部分图版照片由祝贺先生拍摄，拓片由周天增先生拓制，在此一并致谢。

《中原藏镜聚英》对当前铜镜收藏和研究比较关注的课题，进行了尝试性的论证和探讨，不揣浅陋，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认识，仁、智相见，望相关专家、学者和镜友指正、赐教。

序 一

我和王趁意同志相识多年，记得2002年他持一本《中国东汉龙虎交媾镜——一个青铜镜收藏爱好者的发现》赠送给我。我认为他不仅喜好收藏，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他还对其藏品的文化内涵进行一些深入的探讨，实属难能可贵。2003年10月，他邀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先生、陈佩芬女士到郑州考察河南民间铜镜的收藏情况。两位都是我的老朋友，我遂全程陪同两位在郑州所进行的考察活动。从此以后，王趁意经常拿一些珍稀铜镜，找我研讨一些问题，主要是考订文字。在探讨交流过程中，我觉得他好学深思，求知欲强，有一定研究能力，他能写出十余篇有关铜镜方面的文章在各级报刊上发表。其中2005年11月发表在《中国文物报》上的《日本三角缘神兽镜考》和《洛阳新发现一面同向式三角缘神兽镜》二文，影响颇大，为此日本《朝日新闻》上海站的记者专程来郑州采访过他，也到我家听取了我对这一问题的意见。我对他的观点是基本赞同的。

2006年河南省大型文化工程《中原文化大典》开始编纂，其中《文物典》中《青铜器》篇原计划出三卷，《铜镜》卷是其中之一。我是《文物典》的副主编。当有关领导就拟聘任王趁意同志任《铜镜》卷主编征询我的意见时，我确信他有能力做好这个工作。事实证明，他在《铜镜》卷的工作中积极主动，热情投入，并按期完成了民间藏镜资料的征集工作。后来，因编辑体例等原因取消了《铜镜》卷出版计划。王趁意同志征集到的这批铜镜资料很有价值，出版单位领导对此也很重视，遂由他编著完成了《中原藏镜聚英》一书。

《中原藏镜聚英》分为两个部分：研究篇和实物篇。

研究篇推出了五篇论文，其中《三角缘神兽镜的新发现》颇有见地。王趁意是国内在研究三角缘神兽镜上以极大精力去深入探讨的人。他搜集的三角缘神兽镜大多来自洛阳，多为收藏品，缺失了出土文物的共存信息。但仅从品相看，仍能看出这些铜镜具有较为典型的黄河流域铜镜的特色。这就为研究、破译日本三角缘神兽镜之谜奠定了实物基础。日本三角缘神兽镜在日本至今已出土500余面，而在中国，洛阳作为曹魏都城，如铸造这种铜镜，理应有不少实物，但过去却不曾发现。因此，历来中日学者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魏镜说和吴镜说聚讼多年，至今仍为热门课题。《中原藏镜聚英》一书收录了10枚中国式三角缘神兽镜。相信这些发现，将有助于推动这个学术课题的进一步解读。



《中国古代铜镜早期铭文研究》是王趁意推出的另一篇值得重视的论文。中国古代铜镜是中华民族璀璨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铜镜铭文又是铜镜的装饰艺术与商品意识的体现，镜铭表现的字体与内容是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载体，故此，中国古代铜镜铭文在何时开始出现，一直都是学术界关注的课题之一。

在我和王趁意交往的过程中，他曾让我看过一对同模带铭文的战国镜，镜上有铭文八个字，绕钮环置，无起始点，如何考订释读是可以商讨的。王趁意将其释读为“此曰昌方，华蔓长名”，如此断句，大致可信。“昌方”就是王趁意所谓昌盛的地方，而“华蔓”二字应为“华蔓”二字，“华”即“花”，为古今字，“蔓”即“蔓”，“华蔓长名”之“名”可读明。凡草木花实荣茂谓之明。“华蔓长名”即花荣叶茂。此铜镜从形制看为战国晚期楚镜。荀子是战国晚期大儒，他曾将云、蚕、针等小物加以比喻象征做出十篇小赋，而镜铭也以花繁叶茂来象征此地的昌盛。

此种四个花瓣式的纹样和汉代的“柿蒂纹”是有联系的，但此论文在论证这种联系环节上尚显不足。最重要的是，通过对这对同模战国镜铭文的初步探讨，说明中国古代铜镜上出现铭文始于战国。

王趁意在《中国东汉龙虎交媾镜——一个青铜镜收藏爱好者的发现》一书的基础上，推出了《东汉龙虎交媾镜再释》一文，对龙虎交媾的课题做进一步的探究。龙虎镜常见于东汉时期，龙与虎相配合，最早见于河南濮阳仰韶文化遗址的蚌壳龙虎遗迹，又见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漆箱上的二十八宿图，大体与天文星相关。镜铭上有“上有龙虎四时宜”、“左龙右虎掌四旁（方）”、“左龙右虎辟不羊（祥）”，说明龙虎相配四时适宜，四方平安，没有争斗的意思。龙虎交媾还与道教的内丹学说有关联。《性命主旨》说：“龙从火里生，虎从水里生，龙虎相亲，坎离交济。”坎离交济即是刚柔相济，如此才能亨通。王趁意论证的东汉龙虎交媾镜表现的正是刚柔相济，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精华之一。

本书实物篇荟萃了150面珍稀精美的铜镜，从殷商时代起到宋元时代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河南民间铜镜收藏的基本情况，也是收藏者和编纂者辛勤工作的结晶，既弘扬了铜镜文化，又便于读者阅读鉴赏，使人赏心悦目，长乐未央。总之，《中原藏镜聚英》的出版，为我们呈现了河南铜镜一幅精彩的画卷，对全国铜镜收藏与研究也应该是一件好事。希望王趁意同志在铜镜收藏研究上再接再厉，多出成果！

郝本性

2010年3月20日

序 二

王趁意同志编著的《中原藏镜聚英》即将出版，他要我写一篇序文。我虽然研究青铜器多年，但于铜镜一类并没有下工夫去琢磨，不敢贸然应承；及至看到样稿，面对如此精美的铜镜图片，又怎能无动于衷，于是想借本书一角谈一点感受。

我以为《中原藏镜聚英》一书最大的特点是：通过展示极有研究价值的藏品和别具一格的研究工作，比较系统地反映出河南民间藏家在铜镜收藏与研究方面的成就。对于专业研究人员来说，编写这样一本藏品集或许不难，但对于王趁意同志来说，是极不容易的事情。这几年，我数次到郑州，曾见到过数百上千枚高质量的铜镜，深感惊讶。由此可见河南民间藏家收藏铜镜的巨大热情与能量。但是要从众多民间藏品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的铜镜，并出版成书，这不仅需要有独到的眼光，更需要有坚忍不拔的毅力。值得欣慰的是，在有关领导和众多藏家的关心与努力下，几经周折，《中原藏镜聚英》终于问世了。尤其是其中五篇论文：《规矩镜研究的TLVI模式》、《三角缘神兽镜的新发现》、《东汉龙虎交媾镜再释》、《中国古代铜镜早期铭文研究》、《海兽葡萄镜还是葡萄海兽镜》，都对以往的观点提出不同的看法，令人耳目一新。诚然其中有些说法还需要讨论，但作为民间藏家对铜镜具有这样的洞察、分析能力，并能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像专业人员那样去做研究，形成一篇篇学术论文，实在难能可贵。《中原藏镜聚英》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收藏家的业绩和水平。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下面试以三角缘神兽镜研究为例。

五年前，王趁意同志专程从郑州来到西安，要和我讨论三角缘神兽镜的问题。当时我心存疑问：他怎么会去研究三角缘神兽镜？这倒不是因为他曾是一位工人，我也当过工人，在车间呆过六年，深知工人中有各种人才；原因在于他要讨论的题目——日本三角缘神兽镜在中国是一个十分生僻的问题。这种三角缘神兽镜只在日本出土，而且数量很大，由于和日本古坟时代的考古与历史关系重大，所以颇受日本学界关注，其介绍、研究的报刊文章、论文著作数不胜数，日本社会各阶层对此也有所了解，这一课题在日本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和影响力。但是，这种三角缘神兽镜没有在中国出土，它与中国的考古和历史的关系不大，所以研究它的中国学者寥寥无几，一般中国人就更不清楚了。我于1995~1996年作为访问学者在日本呆过一年，在博物馆、实验室观察过、触摸过三



角缘神兽镜，也写过一篇关于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文章。为了写这篇文章，几乎浏览了所有研究日本三角缘神兽镜的中文和日文论著。所以我认为要研究日本三角缘神兽镜，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到过日本，见过实物；二是了解相关的日文书籍和文章。作为一个铜镜收藏爱好者，王趁意同志有条件研究日本三角缘神兽镜吗？

及至见到王趁意同志，听他讲述多年来为寻找三角缘神兽镜在中国各地奔波，看过他的几篇论文，而且有一篇专论《日本三角缘神兽镜考》，连载在《中国文物报》上，尽管他尚不具备有些基本条件，但我改变了看法。现今的民间收藏者已不同于往昔，他们不仅见多识广，实践经验丰富，而且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有强烈的欲望和作为，与专业研究者可以相互补充，相辅相成。我于是相信他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本书展示了他收藏的中国式三角缘神兽镜多枚，即可证明我的推测并非不靠谱。

所谓“中国式三角缘神兽镜”，是指中国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与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很相似，但又有所区分，它应是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的前身。在本书中，作者在《三角缘神兽镜的新发现》中介绍了10枚中国式三角缘镜。其中此篇论文附图2-1和附图8-1两枚三角缘神兽镜，在以往的文章里已经作了介绍。综而论之，这10枚中国式三角缘镜告诉我们如下信息：①当附图2-1和附图8-1这两枚铜镜被发现时，由于数量极少，可以被视为孤证，或者被指认为是从其他较远的地区流传过来的。而如今，面对10枚的数量，谁又能否定它们土生土长于中原地区的特质呢？②在这10枚三角缘镜中，神兽镜是主体，同时又有画像镜、龙虎镜，其种类之多，是与日本出土三角缘镜的镜种情况十分接近的，这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出中原（主要是洛阳地区）出土的三角缘镜与日本出土的三角缘镜之间的传承关系。③这10枚三角缘镜的铸造年代，从东汉晚期至西晋时期，其制作者有“尚方”、“吾”、“刘氏”等，这说明中原（主要是洛阳地区）出土的三角缘镜有自己的制作系统和发展轨迹，日本出土的三角缘镜应是它的一个分支。当然后来日本出土的三角缘镜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与中国出土的三角缘镜有所不同，而中原（主要是洛阳地区）出土的三角缘镜则继续沿着原有的轨迹行进。④特别有意义的是在中原（主要是洛阳地区）出土的三角缘镜上也出现了佛像、笠松形图案，以往中、日两国的研究者都认为只有日本出土的三角缘镜上才会出现佛像、笠松形图案。新的发现充分证明了我们曾经作出的一个论断：“洛阳地区应该是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的源地。”

总之《中原藏镜聚英》一书在诸如三角缘神兽镜的收集、研究等方面已经做出了成绩，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

新的一年即将来临，借此机会，祝愿《中原藏镜聚英》出版发行获得成功，也祝愿河南省的民间收藏的规模与水平更上一层楼。

张懋镕

己丑年除夕写于陕西师范大学青铜文化研究中心

目 录

中国古代铜镜与河南 / 1

研 究 篇

规矩镜研究的 TLVI 模式 / 20

三角缘神兽镜的新发现 / 41

东汉龙虎交媾镜再释 / 59

中国古代铜镜早期铭文研究 / 65

海兽葡萄镜还是葡萄海兽镜 / 74

实 物 篇

1. 殷商 重圈复波放射状太阳芒纹镜 / 80

2. 商周 双兽角火焰芒纹镜 / 81

3. 春秋晚期、战国 三十龙纹镜 / 82

4. 唐 双鹊月宫飞龙镜 / 83

5. 春秋、战国 贝币纹六虎镜 / 84



6. 唐 竹林七贤镜 / 85
7. 唐 金壳镶嵌珍珠宝石镜 / 86
8. 唐 “五月五日”铭团花镜 / 87
9. 西汉 熊钮勾连云雷纹镜 / 88
10. 唐 高士宴乐螺钿镜 / 89
11. 东汉 “辟邪大利”铭四兽镜 / 90
12. 西汉 双龙钮草叶纹镜 / 91
13. 西汉晚期 四灵规矩镜 / 92
14. 唐 八卦四灵镜 / 93
15. 西汉 花瓣纹“马谷中国”单圈铭文镜 / 94
16. 汉 纯规矩博局镜 / 95
17. 战国 菱形花枝神鸟镜 / 96
18. 唐 八出葵花莲生天马镜 / 97
19. 战国 镶嵌美玉琉璃镜 / 98
20. 宋金 山水龙凤纹镜 / 99
21. 东汉 骑马羽人执麾幢画像镜 / 100
22. 西汉 “千秋万岁”铭蟠螭纹规矩镜 / 101
23. 西汉 “幸毋见忘”铭草叶规矩四龙镜 / 102
24. 唐 葡萄花簇镜 / 103
25. 西汉 四龙草叶镜 / 104
26. 战国 复合菱纹镜 / 105
27. 东汉 东方神鹿镜 / 106
28. 战国 饕餮纹镜 / 107
29. 东汉 “夹余道”铭规矩镜 / 108
30. 东汉 长宜子孙勾连云雷纹镜 / 109
31. 唐 金银平脱花草禽鸟镜 / 110
32. 西汉 “月如山，酒如河”铭单圈铭文镜 / 111
33. 唐 葡萄狻猊镜 / 112



- 34. 西汉 伏兽钮规矩四龙镜 / 113
- 35. 唐 葡萄海兽镜 / 114
- 36. 唐 天马麒麟飞鸟镜 / 115
- 37. 唐 十二生肖镜 / 116
- 38. 隋 四神十二生肖规矩镜 / 117
- 39. 西汉 伏兽钮草叶纹规矩镜 / 118
- 40. 东汉 庄氏铭博局镜 / 119
- 41. 战国 异品四龙镜 / 120
- 42. 东汉 “元初元年”纪年铭四瑞兽镜 / 121
- 43. 唐 孔子三乐镜 / 122
- 44. 新莽、东汉 “货泉”纹规矩博局镜 / 123
- 45. 唐 八出葵花形莲生鸳鸯镜 / 124
- 46. 西汉 博山钮六龙镜 / 125
- 47. 东汉 单龙阳具镜 / 126
- 48. 战国 四桃叶花瓣纹镜 / 127
- 49. 东汉晚期、三国 同向式三角缘神兽镜 / 128
- 50. 东汉 六乳画纹带神鱼镜 / 130
- 51. 唐 双龙飞天镜 / 131
- 52. 唐 浮雕牡丹花卉镜 / 132
- 53. 唐 葡萄花卉镜 / 133
- 54. 东汉 平缘画纹带博局镜 / 134
- 55. 唐 昆仑奴驯狮双鸾镜 / 135
- 56. 唐 五岳禽鸟方镜 / 136
- 57. 盛唐 龙钮葡萄孔雀龙纹镜 / 137
- 58. 战国 五山镜 / 138
- 59. 战国 折叠式菱纹镜 / 139
- 60. 东汉 “天禄”铭天禄、神虎镜 / 140
- 61. 唐 莲花座如意宝珠瑞兽镜 / 141



- 62. 东汉 天圆地圆平缘画纹带规矩镜 / 142
- 63. 西汉 环状排列百乳星云镜 / 143
- 64. 殷商 万向太阳芒纹镜 / 144
- 65. 战国 四鹰纹镜 / 145
- 66. 春秋早期 鹿凤虎纹镜 / 146
- 67. 西汉 “猴熊”纹星云镜 / 147
- 68. 唐 莲藕花卉镜 / 148
- 69. 唐 八出菱花狩猎纹镜 / 149
- 70. 唐 金蟾玉兔月宫镜 / 150
- 71. 战国 方形二龙二凤镜 / 151
- 72. 西汉 龙纹百乳星云镜 / 152
- 73. 东汉 七乳画纹带单龙阳具镜 / 153
- 74. 宋 犀牛望月铜镜架 / 154
- 75. 三国 “太平元年”铭半圆方枚神兽镜 / 155
- 76. 东汉 “青胜”铭二龙一虎镜 / 156
- 77. 东汉 “白虎辟邪匹”铭龙虎镜 / 157
- 78. 唐 “盘龙丽匣”铭六格瑞兽镜 / 158
- 79. 战国 镶嵌琉璃珠六山镜 / 159
- 80. 唐 茅屋修仙得道神仙镜 / 160
- 81. 西汉 云雷纹“宜佳人”单圈铭文镜 / 161
- 82. 战国 菱形纹三龙镜 / 162
- 83. 战国晚期、秦汉 菱形纹蟠螭四龙镜 / 163
- 84. 唐 迦陵频伽镜 / 164
- 85. 殷商 复波放射状芒纹镜 / 165
- 86. 三国 四叶八凤佛像镜 / 166
- 87. 东汉 玉女执镜祭祀画像镜 / 168
- 88. 东汉 战神蚩尤镜 / 170
- 89-1. 战国 扁叶形花纹（吕方纹）镜A / 172



- 89-2. 战国 扁叶形花纹（吕方纹）镜B / 174
- 90. 东汉 “长宜子” 铭单凤镜 / 176
- 91. 唐 规矩博局镜 / 177
- 92. 西汉 蝙蝠火焰状草叶纹镜 / 178
- 93. 唐 “红妆应图” 铭瑞兽天马镜 / 179
- 94. 东汉 变形四叶龙凤镜 / 180
- 95. 东汉 白虎伏羲女娲镜 / 181
- 96. 东汉 “东王公作昌” 铭祭祀画像镜 / 183
- 97. 宋金 双鱼镜 / 185
- 98. 西汉 四虺铭文镜 / 186
- 99. 唐 “汉宫知本姓” 铭瑞兽镜 / 187
- 100. 东汉 “唯祀与戎” 铭祭祀画像镜 / 188
- 101. 东汉 七乳画纹带龙虎交媾镜 / 192
- 102. 战国晚期、秦汉 蟠螭“千金” 铭文镜 / 193
- 103. 唐 银壳镏金六生肖镜 / 194
- 104. 隋唐 规矩四灵镜 / 196
- 105. 殷商 太阳芒纹镜 / 197
- 106. 战国 星状太阳芒纹镜 / 198
- 107. 东汉 星状太阳芒纹镜 / 199
- 108. 春秋 四龙阳燧镜 / 201
- 109. 战国 三龙镜 / 202
- 110. 战国晚期、秦汉 带钩镜 / 203
- 111. 唐 嘉禾双虎镇山镜 / 204
- 112. 战国 镂空四龙镜 / 205
- 113. 唐 迦陵频伽吹笙镜 / 206
- 114. 唐 八出菱花形团花镜 / 207
- 115. 东汉 西王母孕育婴儿画像镜 / 208
- 116. 战国、秦汉 三爪长方挂镜 / 212



- 117. 西晋 太康三年铭神兽镜 / 213
- 118. 春秋晚期 桃叶贝纹镜 / 214
- 119. 唐 禽鸟麒麟瑞兽镜 / 215
- 120. 唐 八出菱花形宝相花镜 / 216
- 121. 东汉 五乳画纹带镜 / 217
- 122. 西汉 三乳钉星云镜 / 218
- 123. 宋 金鱼镜 / 219
- 124. 北朝 四神十二生肖镜 / 220
- 125. 唐 “团团宝镜” 铭瑞兽镜 / 221
- 126. 西汉 “家常贵富” 铭团花镜 / 222
- 127. 唐 四连山五岳八卦镜 / 223
- 128. 唐 五岳鸟兽纹镜 / 224
- 129. 战国 镶嵌金银狩猎纹镜 / 225
- 130. 东汉 半圆方枚神兽镜 / 226
- 131. 唐 葡萄禽鸟镜 / 227
- 132. 东汉 “雒家作竟” 铭同向式神兽镜 / 228
- 133. 唐 规矩四灵镜 / 229
- 134. 西汉 双龙纹镜 / 230
- 135. 东汉 “永平二年” 铭七乳画纹带镜 / 231
- 136. 唐 飞天八卦十二生肖镜 / 232
- 137. 唐 山水祥云双鹤镜 / 233
- 138. 东汉 “青龙” 铭规矩镜 / 234
- 139. 战国、秦、西汉早期 菱形四龙镜 / 235
- 140. 战国、秦汉 带钩阳燧镜 / 236
- 141. 唐 天圆地方八卦双凤镜 / 237
- 142. 东汉 六乳羽人捕鱼纹镜 / 238
- 143. 唐 飞天双龙镜 / 239
- 144. 唐 双凤宝相花镜 / 240



- 145. 东汉 四乳八神兽镜 / 241
- 146. 战国 昌方纹四龙镜 / 242
- 147. 唐 八出菱花仙人骑鹤镜 / 243
- 148. 三国、西晋 半圆方枚画纹带佛像镜 / 244
- 149. 战国 四飞翔神鹰镜 / 246
- 150. 西汉 四神鸟啄鱼镜 / 247

中国古代铜镜与河南

中国古代铜镜起源于 4000 多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这个论断被出土于青海省贵南齐家文化墓地的铜镜所证明（附图 1），同时也得到考古学术界和铜镜收藏爱好者的普遍认可。

20 世纪 30 年代，在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西北岗 M1005 墓发现一面铜镜，由于是孤例，尽管有学者认为它就是镜子，但仍有很多人表示怀疑，故此，此镜出土时仅以“圆板具钮器”来命名。然而，直到 1955 年前后，学术界对中国铜镜起源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战国时期，所知道的只有“淮式镜”、“西汉式镜”和“楚式镜”等战国时期的镜子。人们对“春秋以前的镜子，尚无所知”。^①但是，以古埃及、西亚为主的西方具柄镜却早在 6000 多年前已被使用（附图 2），在这种氛围中，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西方学者的“中国铜镜西域说”仍有存在的空间。

1956 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春秋早期墓地，经科学考古出土了 4 面铜镜（图版 66），这再次引起考古学界对中国铜镜起源问题的极大关注，铜镜起源被确认到春秋时期。

1976 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了 4 面铜镜（图版 64、图版 105），这 4 面铜镜的出土打破了中国铜镜起源于春秋战国的上限，因而在中国铜镜研究上具有突破性意义。它的发现不但证明了 1934 年殷墟侯家庄西北岗 M1005 墓地出土的“圆板具钮器”是铜镜，而且为中国铜镜起源最迟不晚于商晚期的学术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同年，贵南尕马台齐家文化墓地出土的铜镜的属性很快便被认定，避免了“圆板具钮器”命运的重演，中国铜镜“西域外来论”已没有任何再讨论的空间，中国铜镜 4000 多年的发展史最终被世人所公认。

^① 周世荣：《中华历代铜镜鉴定》，紫禁城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 页。



附图1 青海尕马台出土镜



附图2 西方具柄镜

由此可知，现有出土的文献资料说明，中国古代铜镜发源于大西北的齐家坪、尕马台，但由于发掘、考证过程的非连续性，却最先被定性于河南安阳殷墟。这一情况说明，河南不仅是中华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同样也是中国铜镜的发源地之一。河南拥有自铜镜产生一直到清末民初 3000 余年从未间断的一脉相承的铜镜发展史，因此，河南具有研究铜镜发展历程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在全国各省市中，是非常独特和罕见的。

河南安阳出土的殷商铜镜，在中国 4000 多年铜镜发展史上，有着极高的学术地位。

据考证，妇好为殷商武丁王的配偶，她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女将军。她一人陪葬的这四面铜镜，除一面在椁室外，其余三面均远离椁室，叠压在其他器物下面。

我们通过对早期的铜镜纹饰进行分析后发现，商及商以前的铜镜纹饰，并非只是简单的几何纹饰，而是太阳的表象。其钮座外的星状、放射状、火焰状纹饰是典型的太阳芒纹。^①可以说，早期铜镜，首先是远古先人太阳神崇拜的神器法物，其主要功能是在祭祀天地等各项宗教活动中，起着沟通天、地、神、人的作用，是降魔驱瘟的神物。这时的铜镜映照整容的功能尚不完善，虽已具备良好的取光效果，但映照整容只是其次要的功能。

考古专家宋新潮先生也认为：早期铜镜“是巫师作法时最重要的法器。被视为‘神

^① 王趁意：《中国早期青铜镜纹饰之谜》，《收藏家》2004 年第 10 期。